

歸，罔然（三）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三）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四）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五）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六）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七）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八）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九）之器，譬諸沈濫，（一〇）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一一）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一二）又辟（一三）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一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二五）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二六）余曾祖穆侯，（二七）以爲憲隕然（二八）其處順，淵乎其似道，（二九）淺深莫臻其分，（三〇）清濁未議其方，（三一）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三二）故嘗著論云。（三三）

〔題義〕

范曄著後漢書之宗旨：重風節，輕爵位，甚不以班氏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爲然。究其史才，較之馬班，堪稱伯仲；然其文才，則又不及。本篇在後漢書中，堪稱爲范氏文學代表之作。

〔作者〕

范曄，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人。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先爲尙書吏部郎，以罪降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後爲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和散騎侍郎孔熙先連結，欲奉武帝子義康作亂，事覺，熙先被誅，曄亦死。

〔注釋〕

（一）汝南，漢郡，今河南安徽兩省中皆有地屬之。慎陽，漢縣名；本作滇陽，滇音

真。(一一)牛醫，能治牛病者之稱。(三)潁川，秦置郡，今河南一帶地。荀淑字季和，行高學博，當時賢達，皆師宗之。(四)逆旅，客舍也。(五)竦，音聳；竦然，驚異之貌。(六)移日，日影移也。(七)師表，言可師法而爲表率也。(八)閔，當作『閔』，下同，袁閔則別一人也。(九)逆，迎也。(一〇)子國，猶言子邦，稱人之鄉里也。閔爲慎陽人。顏子，卽顏回，字子淵，列德行科。(一一)戴良，字叔鸞，亦慎陽人。(一二)罔然，若有所失貌。(一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乃顏淵慕孔子之言，見論語。(一四)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歷仕三公，爲後漢名臣。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一本舉作乘，字子居，則又一人也。(一五)吝，貪也。(一六)三公，後漢太尉司徒司空也。蕃曾爲太尉太守。(一七)王龔，字伯宗，曾爲汝南太守，好才愛士，仕至太尉。(一八)郭林宗，名泰，博通典籍，教授子弟以千數，名震當時。(一九)奉高，闔字。(二〇)沈，音軌，泉之側出者。濫，音楹，泉之正出者。(二一)汪汪，深大貌。百畝曰頃。陂，音披，畜水處也。澄之，使之清也。淆之，使之濁也。(二二)孝廉，科目名。(二三)辟，音碧，徵召也。(二四)徵君，有學行而被詔徵召者之尊稱。

○ (二二五) 疵，與疵通。 (二二六) 道周性全，道周備而性全一也。無德而稱，言其德大難名也。

(二二七) 會祖穆侯，後漢書作者范曄之會祖汪也，字玄平，穆其謚。 (二二八) 隕，音頽；隕然，柔順貌。 (二二九) 淵乎，深貌，道淵深不可知，言憲似之也。 (三〇〇) 分，讀去聲。 (三一) 方所也。 (三三一) 及門，受業門下爲弟子。殆，近也。易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憲如爲孔子弟子，庶幾爲大賢也。 (三三三) 言其會祖嘗著論也。

## 二四 與陳伯之書

丘 遲

遲頓首，陳將軍(一)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二)立功立事，開國稱孤，(三)朱輪華轂，擁旄萬里，(四)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五)而股戰，對穹廬(六)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

猖獗，以至於此。(七)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八)張繡剗刃於愛子，(九)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十)先典(一一)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一二)將軍松柏不翦；(一三)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一四)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一五)姚泓之盛，面縛西都。(一六)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一七)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

，曾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二八)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

(一九)，鸞巢於飛幕之上，(二〇)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悵？所以廉公之思趙將，(三一)吳子之泣西河，(三二)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三三)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三四)楛矢東來，(三五)夜郎滇池，解辯請職，(三六)朝鮮昌海，蹶角受化(三七)。惟北狄(三八)野心，倔強沙塞(三九)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四〇)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吊民洛汭，(四一)伐罪秦中。(四二)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題義〕

陳伯之，梁武帝時爲江州刺史，後降魏，魏以爲平南將軍。天監四年，梁遣臨川侯肅

宏北討，宏命遲以書招之，遂歸梁。（見梁書本傳）

〔作者〕 丘遲，字希範，梁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在齊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卽位，出爲永嘉太守。後遷司空從事中郎。

〔注釋〕

（一）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二）伯之齊時已官驃騎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使伯之拒之。武帝遣人說降，卽以爲江州刺史。（三）武帝嘗封伯之爲豐城縣公，故云。（四）荀

悅漢紀：「今之州牧，號爲萬里。」（五）「鳴鏑」，響箭也，匈奴冒頓所作。（見史記匈奴冒頓

傳）（六）「穹廬」，匈奴所居帳幕。（七）伯之不識書，與奪決於主者。以豫章鄧繕爲別駕，

永興戴永忠爲參軍。河南人褚繕，輕薄無行，投伯之，大見親狎。高祖徵別駕鄧繕，繕說伯之曰：「

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兵仗，三倉無米，東境亂流，機不可失。」縉永忠共贊成之，伯之遂反。（八）

漢末，更始殺劉縯（光武兄），朱紉與其謀，後光武攻洛陽，遣岑彭說紉降，紉恐懼不敢。光武詔之

曰：「建大事不忘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見後漢書岑彭傳）。「涉血」同喋血。

（九）建安二年，曹操兵至宛，張繡降。旣而悔，攻操，操大敗，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

繡降，封列侯。（見魏志張繡傳。）（十）易復卦：「不遠復，无祇悔。」言人有過，不遠即能復其故常。（十一）先典，即謂周易。（十二）鹽鐵論：「網漏吞舟之魚」，謂法網疏闊也。

（十三）「松柏不翦」，謂祖墓如故。（十四）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氈裘之君長咸驚怖」，言夷狄之君也。見第十二課。（十五）慕容超，南燕王，爲晉劉裕所擒斬。（十六）姚泓，後秦主，爲

劉裕所逼，降晉被斬。（十七）「僞嬖」，指魏宣武帝。時宣武帝寵高肇，頗事宴樂，故目爲僞嬖。

（十八）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懸之藁街。」註：「藁街，在長安城門內，蠻夷邸即在此街。」（十九）後漢書朱穆傳：「養魚沸鼎之中，……必也焦爛。」（二十）左傳襄二十九年：「

夫子之在此也，猶燕巢於幕之上。」言易傾覆也。（二一）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

後趙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因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見史記廉頗傳。）（二二）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起

起至幕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可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其能，秦必不忘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



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見呂氏春秋觀表篇。）（二二三）謂梁武帝。（二二四）舜時西王母獻白環。（見世本。）（二二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石弩。（見家語。）（二二六）夜郎，滇池，皆古西南夷部落，有今貴州西境及雲南地。「解辮」，謂解編髮爲內臣，從漢衣冠也。（二二七）「蹶角」，形容叩頭之狀，謂服從也。（二二八）北狄，謂北魏，北魏拓跋氏，本北狄種人。（二二九）「沙塞」，猶言沙漠塞外。（三〇）謂臨川王宏；宏，太祖第六子也。（三一）時宏方駐兵洛中，將北伐也。（三二）秦中，今之陝西省，時爲北魏之地。

## 二五 詩品序

鍾嶸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昔南風之詞（一），卿雲之頌（二），厥義復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

。』(三)楚謠曰：『名余曰正則。』(四)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五)。古詩(六)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七)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八)，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九)，質木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一〇)，篤好斯文；平原(一一)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一二)，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

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一三)中，三張二陸(一四)，兩潘一

左<sub>(一五)</sub>，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sub>(一六)</sub>時，貴黃、老，稍尙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sub>(一七)</sub>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sub>(一八)</sub>。

先是郭景純<sub>(一九)</sub>用雋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sub>(二〇)</sub>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sub>(二一)</sub>中，謝益壽<sub>(二二)</sub>斐然繼作；元嘉<sub>(二三)</sub>中有謝靈運<sub>(二四)</sub>，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sub>(二五)</sub>，凌轢潘、左<sub>(二六)</sub>，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石、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sub>(二七)</sub>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

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故詩有三義(二六)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二九)；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三〇)，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三一)去境，漢妾(三二)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三三)；女有揚蛾入寵，再

盼傾國(三四)；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三五)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三六)爲古拙，謂鮑照義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三七)；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三八)；徒自棄於高明，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三九)，朱紫相奪(四〇)，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四一），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四二），七略裁士（四三），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四四），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穿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況八紘旣奄（四五），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四六），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題義〕

詩品，凡三卷，其書取漢魏至梁能詩者一百二十餘人。分爲上中下三品，各繫論斷，

爲我國論詩專書最古而最精者。惟書中論詩，祇及五言，而樂府及其他雜言皆不與，蓋僅論此時期詩之最盛者也。本篇節錄自序。大旨在序所以著書之由，並略及五言詩之源流與作詩之要。

〔作者〕

鍾嶸，字仲偉，梁潁川長社人。好學，有思理，明於周易，初仕齊爲南康王國侍郎。

天監中，官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卒。著有詩品，近有陳延傑注、杜天縻注、許文玉釋、古直箋，皆可觀。

〔注釋〕

(一) 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其辭未聞。』孔疏：『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未聞，失其義也。」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按此文所云南風之詞，即指王肅所稱者。(二) 尚書大傳：『舜將禪禹，於時俊乂工百，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三) 書夏書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四) 楚辭屈平離騷：『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見第四課。(五) 文章緣起曰：『五言詩，創於漢都尉李陵與蘇武詩。』詩品列李陵於上品。按文心雕龍明詩云，李陵班婕妤好之詩，見疑於後代。近人亦多疑之。見十五課題義。(六) 古詩，指昭明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見十四課。詩品亦列之於上品。(七) 謂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皆西漢詞賦家。(八) 李都尉，即李陵。班婕妤，班彪之姑母，漢成帝妃，有怨歌

行一首，詩品列其名於上品。(九)班固有詠史詩一首，係詠緹縈上書救父事，詩品列於下品。

(一〇)按詩品上品列有曹植，中品列有曹丕，下品列有曹操及其幼子白馬王彪。此云曹公父子，當即指操及其子丕、植、彪。一說，曹公父子，謂操與丕；下文平原兄弟，謂植與彪。(一一)平原，謂平原侯曹植。植封平原侯。(一二)劉楨、王粲、見十八課典論論文課注，詩品列二人於上品。

(一三)太康，晉武帝年號。(一四)三張，謂張載(下品)與其弟協(上品)、亢(詩品無其名)；一說，謂張協與張華(中品)、張翰(中品)。二陸，謂陸機(上品)與其弟雲(下品)。

(一五)兩潘，謂潘岳(上品)與其從子尼(中品)。一左，謂左思(上品)。(一六)永嘉，晉

懷帝年號。(一七)孫綽(下品)字興公，太原人。許詢(下品)，字玄度，高陽人。桓，謂桓溫

，桓玄；庾，謂庾亮；皆東晉之名位顯達者。詩品不列其名。(一八)道德論，魏何晏作，闡明老

子之說者。一說，道德論，爲統稱道家之說，不專指何作。風力，猶言風格、風骨。按世說新語注引

續晉陽秋曰：『正始(魏廢帝芳年號)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



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宗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又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建武（晉元帝年號）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逾麗之辭，無聞焉爾。』皆與此文所云之大旨略同。（一九）郭景純，名璞，河東人。詩品列於中品，評云：『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二〇）劉越石，名琨，中山人。詩品列於中品，評曰：『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二一）義熙，晉安帝年號。（二二）謝混，字叔源，少字益壽。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叔源大變太元（晉孝武帝年號）之氣。』（二三）元嘉，南朝宋文帝年號。（二四）謝靈運，所作大抵模山範水之詩。（二五）劉、郭，謂劉琨、郭璞。（二六）潘、左，謂潘岳、左思。（二七）顏延年，名延之。瑯琊人，與謝靈運同時齊名。詩品列於中品，評曰：『體裁綺密，情喻淵深。』（二八）三義。一作六義，按六義之名，見卜商詩序，卽風、雅、頌與賦、比、興也。此文祇引及賦、比、興，故亦稱三義。（二九）躓，音質。礙也，仆也。喻文意之不達也。（三〇）嬉成流移，謂嬉戲之作，無一貫之命意，信筆直書者，無止泊，猶言無歸宿。（三一）楚臣、指屈原。

(三二一)漢妾，舊注指王昭君，按昭君有怨歌一首，係四言，詩品例不論四言，疑非是。按漢書外戚傳：『孝成班婕妤好，選入後宮，……趙氏姊弟驕妒，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此謂漢妾辭宮者，似即指班婕妤好也。班婕妤好有五言怨歌行一首，參閱上注八。(三三三)許文玉釋曰：『阮籍詠懷詩其二云：「交甫解佩環。」按籍傳云：「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此亦所謂出朝一去不返者，解佩用其詩語。(三四)漢書外戚傳：『李延年侍上(武帝)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佳人指延年女弟李夫人，後見幸於武帝者。(三五)二句爲論語陽貨記孔子之言。(三六)曹、劉，謂曹植、劉楨。(三七)爲鮑照(中品)代結客少年場詩句。(三八)爲虞炎玉階怨詩句。(三九)淄、澠，二水名，在今山東境。相傳二水異味，合則難辨。并泛，合流也。(四〇)朱、紫，二色相近。古人以朱爲正色，紫爲間色。論語陽貨：『惡紫之奪朱也。』相奪，猶言相亂。(四一)劉士章，名繪，齊彭城人，詩品列於下品。(四二)漢書古今人表分古今人爲九等。最上爲聖人，最下爲愚人。魏、晉以後，本此意制爲九品官人之法，以品之高下，別人才之優

劣。 (四三) 漢哀帝時，劉歆奉詔校讎羣書，分爲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六門，并其敘論之文「輯略」，總名七略奏上；今漢書藝文志，即據以刪成者也。(四四) 皇帝，指梁武帝蕭衍，衍能詩文，篤信佛教。(四五) 絃，音宏，綱也，維也。八絃，猶言八方、六合也，既奄，謂已撫而有之，指國家一統言。(四六) 農歌輶議，謂俚俗之作也。參閱十九課曹植與楊德祖書。

## 二六 文選序

蕭 統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一)。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二)，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 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四)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

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五)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六)表之於前，賈、馬(七)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八)之作，戒畋游則有長楊、羽獵(九)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及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一〇)，臣進逆耳(一一)，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一二)之懷靡愜。臨淵有懷沙(一三)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一四)。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一五)；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一六)。故風、雅之

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sup>(二七)</sup>，降將著河梁之篇<sup>(二八)</sup>，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sup>(二九)</sup>，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遊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sup>(三〇)</sup>，季子有至矣之歎<sup>(三一)</sup>。舒布爲詩，旣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誅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sup>(三二)</sup>，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sup>(三三)</sup>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余監撫<sup>(三四)</sup>餘閒，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

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sup>(二五)</sup>。數逾千

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sup>(二六)</sup>。自非

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

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

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

爲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

，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sup>(二七)</sup>，所謂坐狙丘，議稷下<sup>(二八)</sup>，

仲連之卻秦軍<sup>(二九)</sup>，食其之下齊國<sup>(三〇)</sup>，留侯之發八難<sup>(三一)</sup>，曲逆之

吐六奇<sup>(三二)</sup>，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

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

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三三），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三四），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三五）云爾。

〔題義〕

自晉摯虞文章流別失傳，今存總集最古者，首推昭明文選。其書網羅周、漢，下及齊

、梁之詩文，分類編次，雖頗失之繁瑣，爲後人所訾議；而所選詩文，俱足代表各時代之文學。序中『略其蕪穢，集其清英』，『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數語，卽其編纂之旨趣與方法也。

〔作者〕

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梁武帝長子。生而聰睿，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

宴祖道，賦詩至數十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天監中，立爲皇太子。東宮有書三萬卷，引納賢士，相與商榷古今，一時名才並集。性仁孝。母丁貴嬪有疾，朝夕奉侍，衣不解帶，居喪哀毀，腰圍削半。帝使省萬機，皆立辯析；平斷法獄，尤多所全宥。年三十一卒，謚昭明。著有昭明太子集，又編有文選一書。

〔注釋〕

（一）張銑曰：『式，用也。眇，遠也。覲，見也。言用視太初。遠見玄風。』按式

，爲句首助詞。玄，遠也。玄風，猶今言太古之文化。 (二)禮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

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 (三)易賁卦彖辭

。 (四)椎輪，車輪之無輻者。或曰古棧車。按說文：『竹木之車曰棧。』 (五)詩序，文選載爲

周卜商撰。見第一課題義。舊說，風雅頌三者爲詩之體制，賦比興三者爲詩之作法。 (六)荀，卽

荀卿。漢志載有荀卿賦十篇。宋，卽宋玉。 (七)賈，卽賈誼；馬，卽司馬相如。 (八)張衡西

京賦，有憑虛公子；司馬相如子虛賦及上林賦，有亡是公；皆假設而非真有其人。 (九)長楊賦與

羽獵賦，皆揚雄作。 (一〇)從流，謂從諫如流。 (一一)逆耳，指忠言。說苑正諫：『忠言逆耳利於

行。』 (一二)壹鬱，同抑鬱。 (一三)懷沙，楚辭篇名。史記屈原列傳：『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

羅以死。』 (一四)楚辭漁父：『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一五)關雎

、麟趾，詩周南之篇名。詩大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見第

一課。 (一六)禮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

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



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一七）退傅，謂漢韋孟。孟，彭城人，爲楚元王傅，王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道，孟作詩諷之，遂去位，故曰退傅。後家於鄒，又作一篇，二詩皆四言，並載漢書韋賢傳。（一八）降將，指降匈奴之李陵。文選載有陵與蘇武詩三首。皆五言；其第三首有：『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之句。然學者多疑爲僞作。見十五課題義。（一九）攀虞文章流別論曰：『古詩率以四言爲本；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時用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按漢郊廟歌，見漢書樂志。五言、六言、七言，漢以後作者甚多。九言則以聲度暉緩，不協金石，作者最希。惟南齊書樂志云：『明堂祠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武帝使謝莊造辭，依五行數，木數用三（青帝），火數用七（赤帝），土數用五（黃帝），金數用九（白帝），水數用六（黑帝）。』其後齊謝超宗明堂樂歌，謝朓雩祭樂歌等，爲祀五帝而作者，皆仿謝莊明堂祠五帝之體，凡歌白帝者爲九言。是爲後世九言詩之僅見者。詳見樂府詩集。又三

言與九言間，別有八言詩，攀虞未言及。據詩關雎章後孔疏則謂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此序下文云「三言八字之文」，似亦謂八字詩也。（二〇）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宣王。其末章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二一）吳公子季札，聘於魯，觀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二二）答客，謂東方朔之答客難；指事，謂揚雄解嘲之類。（二三）陶、匏，均樂器；陶，壘之類；匏，笙竽之類。（二四）監撫，謂監國撫軍。沿用爲太子之職。左傳閔公二年：「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二五）七代，謂周、秦、漢、魏、晉、宋、齊。（二六）縹，青白色之帛。以縹裝書，曰「縹囊」。緗，淺黃色之帛。以緗裏書，曰「緗帙」。（二七）相，質也；振，發聲也。言金質而玉聲，以喻言辭之可貴也。（二八）魯連子：「齊之辯者曰巴田，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二九）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以排難解紛爲己責。嘗遊趙，適秦圍趙急，魏使辛垣衍來請帝秦，仲連力爭而止，秦軍爲卻。事載戰國策趙策。（三〇）酈食其，漢陳留高陽人，爲高祖說齊，下七十餘城。事載史記酈食其傳。（三一）酈食其欲立六國後爲

漢黨，漢王趣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以論其不可。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事載史記留侯世家。良封留。故稱留侯。（三二一）陳平佐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其見史記及漢書者，僅解白登圍，誘執韓信，離間楚君臣三事。史記云：「奇計或頗密，世莫能聞。」曲逆，乃陳平封地。（三三二）此二句指史傳中之論序言。（三四）翰藻，謂文章之辭藻。（三五）清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曰：『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史也，子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爲文，始以入選也。』

## 二七 哀江南賦序

庚 信

粵以戊辰之年，<sup>(一)</sup>建亥之月，<sup>(二)</sup>大盜移國，<sup>(三)</sup>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sup>(四)</sup>公私塗炭。華陽奔命，<sup>(五)</sup>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sup>(六)</sup>三日哭於都亭；<sup>(七)</sup>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sup>(八)</sup>傅燮

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九)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一〇)

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一一)並有著書，咸能自敘，潘

岳之文彩，始述家風；(一二)陸機之辭賦，先陳世德。(一三)信年始二毛

，(一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一五)

楚老相逢，泣將何及。(一六)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一七)讓東海之濱

，遂餐周粟。(一八)下亭漂泊；(一九)高橋羈旅。(二〇)楚歌非取樂之方；

(二一)魯酒無忘憂之用。(二二)追爲此賦，聊以紀言。不無危苦之辭，惟

以悲哀爲主。

日暮途遠，人閒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二三)壯士不還，寒

風蕭瑟。(二四)荆壁睨柱，受連城而見欺；(二五)載書橫階，捧珠槃而不

定。(二六)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二七)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

(二六) 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二九) 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三〇)

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三一) 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三二)

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

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捲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三三) 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三四) 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

(三五)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三六) 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

嗚呼！山岳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三七)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

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三八) 張

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三九）

〔題義〕

本篇題義取宋玉招魂結語「魂兮歸來哀江南」。信身羈北朝，心傷梁室，故作此賦以自述焉。

〔作者〕

庾信字子山，新野人。與徐陵齊名。梁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值周明帝武帝皆好文學，禮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稱庾開府，信常有思鄉之意，多發於文辭。

有庾子山集。

〔注釋〕

（一）粵，發語詞，無實義。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二）建亥，十月也。（三）

大盜，指侯景。（四）荒谷，楚地。臺城陷，信奔江陵。（五）華陽，地名，今陝西雒南縣。

梁元帝承聖三年，信自江陵出使西魏。是年冬，江陵陷。信遂留北不歸。（六）甲戌，承聖三年。

（七）蜀漢羅憲守永安城知後主降，率所部臨於都亭三日。（八）歲星十二年一周。物極則反。不

反，言元帝敗不能復也。（九）傅燮，後漢靈州人，字南容，爲漢陽太守。賊王國韓遂圍之。燮慷慨進兵，臨陣戰歿。（一〇）袁安爲漢司徒，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一一）後漢桓譚字君山

慨進兵，臨陣戰歿。（一〇）袁安爲漢司徒，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一一）後漢桓譚字君山

著新論二十九篇，有自序，今已佚。晉杜預，字元凱，有自序，載太平御覽。(一一一)潘岳有家  
 風詩。(一一三)陸機有述祖德賦。(一一四)二毛，毛髮有白者，半老之人。(一一五)王褒作燕歌  
 ，妙盡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諸文士和之，競爲淒切，及元帝，驗焉。(一一六)王莽徵龔勝，勝不  
 食而死，楚老哭之甚哀。(一一七)南山有玄豹，霧七日而不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秦庭喻魏。  
 (一一八)伯夷讓國，處東海之濱，後聞西伯養老而往歸之。一云，用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事，指魏  
 周受禪也，餐周粟，反用伯夷叔齊事。(一一九)後漢孔嵩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  
 (一二〇)「高」，一作「臯」，在今江蘇吳縣閶門外，後漢梁鴻曾依臯伯通居於此。(一二一)漢高祖  
 謂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一二二)魯酒，魯國之酒，東方朔有「銷愁莫若酒」語。  
 (一二三)漢馮異號大樹將軍。(一二四)荆軻赴秦，至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一二五)荆璧，卞和之璧，本楚物，故曰荆璧，此用藺相如完璧歸趙事。(一二六)  
 載書，盟書也，珠盤以盛牛耳，盟時用之，言不能如毛遂脅楚王以定從也。(一二七)春秋時，鍾儀  
 爲晉所擒，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一二八)春秋

晉人執魯季孫，韓宣子使史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二二九）  
申包胥乞師，哭於秦庭，七日不飲食。（三三〇）蔡威公閉門而泣，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  
曰：「吾國且亡。」（三一）晉陶侃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又侃嘗整陣於釣臺。玉關，玉門關也  
，在今甘肅敦煌縣西，班超謂但願生入玉門關。（三二一）華亭，今江蘇松江之平原村。陸機居此  
。陸臨刑，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三三三）頭會箕歛，謂苛稅也。（三四）言平民用  
田器爲軍器羣起謀反也。（三五）江表，謂江之外，卽江南也。自孫權都建業，至梁敬帝太平二年  
，共二百九十二年，言三百，舉成數也。（三六）江陵之敗，擬於秦二世之出降軹道。（三七）  
中庸：「車同軌，書同文。」言天下一統。平陽縣名，晉永嘉五年，劉聰遷懷帝於平陽。劉曜送愍帝  
於平陽，皆遇害。臺城之禍，擬於此也。（三八）陸機初入洛，作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撫掌大笑  
。（三九）張衡見班固作兩都賦而陋之。



二八 唐詩一

登幽州臺歌

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一)。獨愴(二)然而淚下。

感遇 二首

張九齡

蘭葉春葳蕤(三)，桂華秋皎潔(四)。欣欣(五)此生意，自爾為佳節(六)。  
誰知林棲者(七)？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江南有丹橘，終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可以薦嘉  
客，奈何阻重深？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八)豈  
無陰？

回鄉偶書

賀知章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

何處來？

送梓州李使君(九)

王維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二〇)。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二一)。  
漢女輸檀布(二三)，巴人訟芋田(二四)。文翁翻教授(二五)，不敢倚先賢(二五)。

鹿柴(二六)

前人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二七)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竹里館(二八)

前人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鳥鳴澗(二九)

前人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望洞庭湖(三〇)贈張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三)氣蒸雲夢澤(三)，波撼岳陽城。(三)欲濟無舟楫(四)，端居恥聖明(五)。坐觀垂釣者(六)，徒有羨魚情(七)。

歲暮歸南山 (二六)

前人

北闕(二九)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三〇)。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  
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三一)。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三二)。

早寒江上有懷

前人

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三三)，遙隔楚雲端(三四)。  
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三五)。

贈何七判官昌浩

李白

有時忽惆悵，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嘯詔，思欲解世紛。心隨長風

去，吹散萬里雲。羞作濟南生，九十誦古文(三)。不然拂劍起，沙漠收奇勳。老死田陌間，何因揚清芬。夫子今管樂，(三)英才冠三軍。終與同出處，豈將沮溺羣。

將進酒 (三)

前人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三)，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四)，丹邱生(四)，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四)。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酒對君酌。五花馬(四)，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

銷萬古愁！

贈裴十四

前人

朝見裴叔則，朗如行玉山。(四)黃河落天(五)走東海，萬里瀉入胸懷閒。身騎白龍(六)不敢度，金高南山買君顧。徘徊六合(七)無相知，飄若浮雲且西去。

洗兵馬(四八)

杜甫

中興諸將收山東，(四九)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得日，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葡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五〇)，常思仙仗過崆峒(五一)。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五二)功大心轉小，郭相(五三)謀深古來少。司徒(五四)清鑒懸明鏡，尚書(五五)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

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鷄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五)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五)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五)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清河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五)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收京三首錄一(六〇)

前人

漢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六一)，歸及薦櫻桃。雜虜

(六二) 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蜀相廟 (六三)

前人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 (六四) 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六五)。三顧 (六六) 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六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六八)

岑參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 (六九) 邊，平沙莽莽黃入天。輪臺 (七〇) 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 (七一) 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馬毛帶血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虜騎聞之心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 (七二) 西門佇獻捷。

燕歌行 有序

高適

開元二十六年，客有從元戎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七三）。

漢家烟塵在東北，（七四）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七五），  
天子非常賜顏色。撻金伐鼓下榆關（七六），旌旗逶迤碣石間（七七）。校尉  
羽書飛瀚海（七八），單于獵火照狼山（七九）。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  
風雨（八〇）。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八一）。大漠窮秋塞草衰  
（八二），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  
戍辛勤久（八三），玉筯應啼別離後（八四）。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  
回首（八五）。邊風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八六）作陣雲  
，寒聲一夜傳刁斗（八七）。相看白刃雪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



沙場爭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八）？

〔題義〕

詩至盛唐，承繼初唐之業而光大之，致意於新體之律絕而外，復受古樂府及民間歌辭之影響，解放詩體，而努力於樂府詩歌之製作，蔚然於唐代文學上大放異彩。其時詩人輩出，大家不一而足。李、杜詩包羅萬象，雄視百代，固爲一代之冠，而王維、孟浩然之清雅閒適，高適、岑參之激昂慷慨，亦各擅一勝，足以名家。

〔作者〕

陳子昂，字伯玉，射洪人。舉進士，官右拾遺，後解官歸，爲縣令段簡因事繫獄，憂憤卒。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唐玄宗時爲宰相。賀知章，字季真，永興人。玄宗時，爲禮部

侍郎。王維，見第二冊。孟浩然，見第二冊。李白，見第一冊。杜甫，見第一冊。岑參，南陽人，玄宗中進士，官累遷侍御史，出爲嘉州刺史。高適，字達夫，滄州修仁人。官至散騎侍郎，封勃海縣侯，卒謚曰忠。

〔注釋〕

（一）悠悠，渺遠貌。（二）愴，傷也。（三）葳蕤，草木茂盛貌。（四）皎潔，明淨貌。（五）欣欣，向榮貌。（六）佳節，指春秋。（七）謂隱士。（八）此木，指

丹橘。(九)唐梓州領縣五，天寶初改梓州爲梓潼郡。(一〇)杜鵑卽杜宇，一名子規。(十

一)謂瀑布。(十二)檜，樹名，其毛柔毳，可織爲布。輸，捐也。(十三)巴人田多種芋。訟

，爭也。(十四)漢書：文翁少好學，通春秋。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欲誘進之。選郡縣小吏開

敏有才，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爲弟子，由是大化，比齊魯焉。翻，覆也

。蓋言文翁旣教授於前，使君復教授於後也。(十五)言梓州之民，當不敢倚先賢之賢，而遂不遵

使君之諭也。(十六)鹿柴，輞川勝景之一。(十七)景，同影。(十八)竹里館，亦輞川勝

景之一。(十九)爲皇甫岳雲谿勝景。(二〇)洞庭湖在湖南岳陽縣南，與青草湖相連，雲夢澤

在其旁，爲五湖之一。(二一)涵虛，謂湖水也。太清，天也。(二二)氣上達曰蒸。雲夢澤，在

湖北安陸縣南五十里。(二三)撼，動也。(二四)借喻濟世無材。(二五)謂遇聖明之君，

而在草野，可恥也。(二六)垂釣者，喻出仕之人。(二七)羨魚，喻貪祿也。(二八)南山

，卽終南太乙山，在長安西南。(二九)北闕，君也。(三〇)浩然應舉不第，故歸。(三一

一)點明歲暮。(三二)知余心者，惟松間明月耳。(三三)襄，謂襄陽。(三四)楚，荆楚

也。(三五)謂水勢浩漫，似與海平，無由問訊也。(三六)濟南伏生年九十餘，口授尚書，卽後世所謂之今文尚書。(三七)管仲樂毅也。(三八)宋書：漢鼓吹饒歌十八曲有將進酒，此李白以古樂府篇名爲題也。(三九)此句一作「天生我身必有財。」(四〇)岑夫子，卽岑微君。(四一)丹邱生，卽元丹邱。(四二)陳王，謂陳思王曹植也。植所著名都篇有句云：「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四三)五花馬，謂馬之毛色作五花文者。或以爲五花乃馬鬣之翦爲五瓣者。(四四)晉裴楷，字叔則，有儁容儀，時人以爲玉人。見世說。(四五)其勢猶從天而落也。(四六)鼃，爬蟲類動物。(四七)六合，上下四方也。(四八)武王問太公雨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此詩因收京而作，故以洗兵馬名篇。(四九)廣平王等，與賊戰於陝城之新店。官兵與回紇夾擊，大敗之。安緒慶夜遁。廣平王入東京。(五〇)海岱，今山東地。(五一)崆峒，山名。(五二)乾元元年三月，廣平王俶自楚王徙封成王，五月，立爲皇太子。(五三)郭相，郭子儀也。(五四)司徒，李光弼也。(五五)尚書，王思禮。(五六)蕭丞相，指房瑄也。瑄自蜀郡奉冊，留相肅宗，故曰旣留。瑄旣罷，張鎰代瑄爲相，故曰復用張子房。

(五七)漢光武周宣王，可以相比。(五八)隱士，李泌也。(五九)長安城南。(六〇)原

注：此收京而爲事後之慮也，恐虜橫臣驕，復成蹂躪跋扈之勢，反詞致諷，言外可思。(六一)勞

還役之詩，見小雅。(六二)指回紇等。(六三)仇兆鰲曰：此公初至成都時作。先主建安二十

六年即帝位，卅亮爲丞相，錄丞相事，廟在成都西北二里。(六四)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武侯

祠前有大柏，係孔明手植。(六五)草自春色，鳥空好音，寫祠堂荒涼，有感慨意。(六六)出

師表：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六七)兩朝，指先主後主言，開濟，謂章武開基，建興濟美。老臣，

指孔明。(六八)封大夫，名常清，蒲州人。天寶四年，高仙芝爲安西四節度使，以常清爲判官，

任以軍事。此詩當即是時作。(六九)唐書西域傳：『葱嶺水南流者，經中國入於海；北流者，經胡

入於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七〇)輪臺，漢西域地。即今新疆輪臺縣。(七

一)一統志，記金山在今陝西永昌衛城北二里，而元和志謂在甘肅玉門縣東六里。未知孰是。(七

二)車師，漢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吐魯番、昌吉、奇臺等地。(七三)燕，地名。良人行役不歸，

婦人怨曠，而爲此曲。(七四)煙塵，比叛亂也。東北，單于之境。(七五)漢季布傳：樊噲曰

：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七六）縱，音窗，撞也。司馬相如賦：縱金鼓。（七七）透迤，音委駝，行貌，唐書地理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七八）漢官制有司隸校尉，城門校尉，中壘校尉等，凡八校，皆武帝初置。羽書，檄文有急事則插鳥羽，名曰羽書。瀚海，北海也，卽今喀爾喀地。（七九）白狼山，在寧夏衛城東南二百九十里。（八〇）雜風雨，狀軍聲也。（八一）謂苦者自苦，樂者自樂也。（八二）塞外多沙漠地，故稱大漠。（八三）鐵衣，謂甲也。（八四）玉筋，謂淚也。（八五）薊北，舊順天府地。（八六）左傳：務其三時。（八七）以銅作鑄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夕擊夜行，名曰刁斗。（八八）李將軍，謂李牧。牧破匈奴十餘萬兵，單于十餘歲不敢近趙。

## 二九 唐詩二

### 田家詞

元 稹

牛吒吒，（一），田确确（二），旱塊敲牛蹄趵趵（三）。種得官倉珠顆穀，